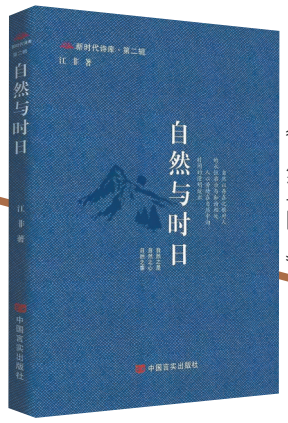
2026.7.20 星期一
主编｜杨道 版式｜许丽 检校｜叶健升 陈伊蕾
海南日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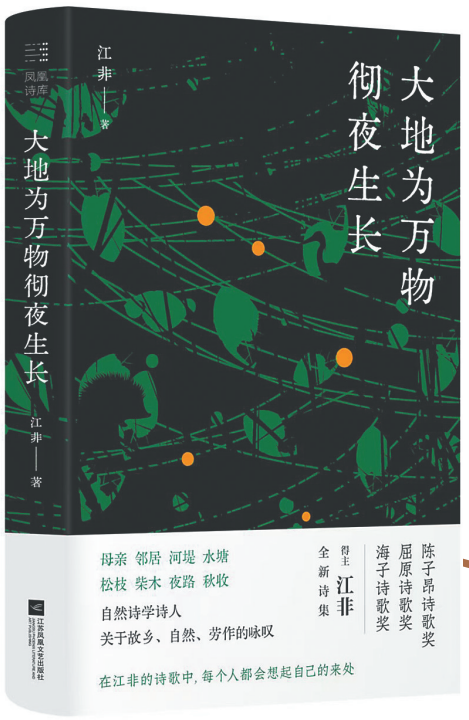
贴着大地写作的人

新晋鲁迅文学奖得主、海南诗人江非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习霁鸿



《自然与时日》



《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》

《泥与土》

《传记的秋日书写格式》

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7月15日，收到第一条祝贺信息时，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省文学院院长，诗人江非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工作，和六年来的其他工作日无异。

这一天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的日子。此前他就知道自己被提名，但却并没有在“开奖”这天过多关注结果。直到友人告诉他，其作品《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》获得了诗歌奖。

这也是继2007年韩少功作品《山南水北》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后，海南作家第二次获得鲁迅文学奖。

随后，他的手机很快“炸”了，电话一个接一个，信息一条接一条。但江非本人十分平静：“写作是一条漫长的、没有尽头的道路。”

作家档案

江非，1974年生，山东临沂人，现居海南。著有诗集《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》《自然与时日》《泥与土》《传记的秋日书写格式》《一只蚂蚁上路了》等10余部。获鲁迅文学奖、茅盾文学新人奖、丁玲文学奖等；入选《钟山》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“新世纪文学二十年20家（部）”青年诗人榜、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榜等。

从横刀立马到纸上春秋

少年江非，没想过成为一名诗人。7岁时他的梦想是横刀立马、驰骋沙场。表哥的自行车，载来了与金戈铁马迥然不同的世界。

江非回忆，表哥高中毕业后，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一箱子书到处叫卖。那时候江非还在上小学，市面上的书籍远不如如今丰富。表哥送的一套《鲁迅全集》是江非的第一套课外书，正是这套书，打开了江非作为农民儿子对语言艺术的想象。

因为交通不便，有时候表哥会留宿在江非家中。近水楼台，他抓住这样的机会大量看书，如饥似渴。

文学浸润着少年，也适时为他打开了一口抒发自我、汩汩涌动的“泉眼”。十一二岁的他拿起笔，尝试把春种秋收的大地、眼前鲜活的人都以诗歌的形式写在纸上。

有人说，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。江非告诉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，自己写诗，不是为了撷取这颗珍珠，而是因为他认为诗歌是最贴近心灵的表达方式。

江非坦言，一开始写诗，只是自娱自乐，顶多会和同样爱好写诗的朋友们交流一番。1999年末，他的作品已经积累了厚厚一摞，其他爱好文学的朋友就鼓励他试着投稿。他挑了自己的2000首诗歌作品，打印完分成若干组，一组60首诗，又到图书馆查了不同杂志社的地址，分别寄给了《天涯》《诗刊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山花》等30多家文学杂志社。

出乎他的意料，来自不同杂志社的用稿通知单陆续被送来。随之而来的，是2000年至2001年间，江非的诗歌在杂志上频频刊发。他还记得，《诗刊》杂志有个“中国新诗选刊”栏目，一年总共12期，他的作品上了其中6期。

有意思的是，那时，江非家里还没有装电话，离他最近的一部电话是邻居家的。编辑们想要联系他，只能通过和江非同被称为“临沂文坛三驾马车”之一的郎筐，将电话打给郎筐，并约好与江非的通话时间，郎筐再打电话告诉邻居，让邻居通知江非几点去家里接电话。

2001年春节前，通过这种方式，江非辗转接到了《诗刊》杂志社的电话，受邀参加被誉为“中国诗人摇篮”的青春诗会。“参加青春诗会，是我第一次接触诗坛，也是让更多诗友知道我在写诗的一个起点，是我诗歌之路上的重要一站。”江非说。

诗歌的核心是节奏

评论界认为，江非的诗歌指向生命劳作与大地的本质关系，在符号信息与智能算法统治的时代，具有很强的人性修复及疗愈功能。这样的诗歌特质与他的成长轨迹密不可分。

江非4岁便开始学做饭，7岁下田割麦子、收红薯，即便在首次参加完青春诗会后，也得急忙赶回家割麦子。劳作后的腰酸背痛，以及直起腰来望见田里老老少少同样的艰辛，激荡起他强烈的悲悯心。因此，他的诗作常常关注乡村和劳动人民。

这样的体验，被江非视作创作的必需。“文学语言必须被你的生命体验激活，才能保证语言是热乎的。”江非说。

即使离开家乡，他的作品里，家乡山东的土地与人民依然占据了相当的比重。但他认为，随着人生阅历增长和不断思考，如今再写乡村往往不只是写乡村本身，实则是借着这层外衣在表达其他。例如《一只白鸡》中，白鸡源于他幼年的记忆，但这首诗谈的是概念形成的意识过程。他将思考隐匿于形象之后，读者阅读时无需知道创作初衷，只需在诗的限度内自行体会。

他向记者展示了《一只白鸡》的手稿以及上面的多处修改，笑叹：青年时期，他写诗大多一气呵成，罕有改动；随着年岁渐长，思绪更为纷繁，体力也大不如前，修改便多了起来。常常晚上写完，早上再看，还要补上几句。

江非也曾尝试融入时代洪流，用电脑键盘写作，但读来却发现完全失去了诗歌的节奏。“诗歌的核心就是节奏，而节奏要求无隔阂，键盘的敲击节奏会无形中侵入语句，破坏节奏。”

第二故乡

2008年，时任《天涯》杂志主编李少君一连5通电话，让江非最终决定放弃其他选择，来到从未踏足过的海南岛，接下了为澄迈编撰《金江文艺》杂志的任务，后来又受邀到省文学院工作。

江非在省文学院的办公室朝东，每天早上拉开窗帘就有满满的阳光照进来。提及海南生活给写作带来的变化，江非开玩笑道：“必须开空调。”

在海南生活18年，江非已经将这里视作“第二故乡”。在他看来，海南岛在地理上远离中原，文化上受冲击较少，传统文化保存得相对较好。尤其是，在海南很适合思考，面对大海，面对充满奥秘的热带雨林，常常会引发关于自然的反思、与生命有关的思考。而他个人也正是在海南感悟出自然的四个层级，即原野的自然、旷野的自然、田野的自然以及视野的自然。

“这些地理人文条件，让海南成为有利于诗歌创作的地方。”江非说。此次获奖的《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》中的诗歌基本上都是在海南创作的。他的上一本诗集《自然与时日》也含有许多海南元素。

采访尾声，当记者再次恭喜其此次获奖，江非摇摇头说：“诗人的成功，是能在人类语言系统中留下只言片语。人类历史上已经诞生了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，在这些著作面前，我个人的获奖实在不值一提。”